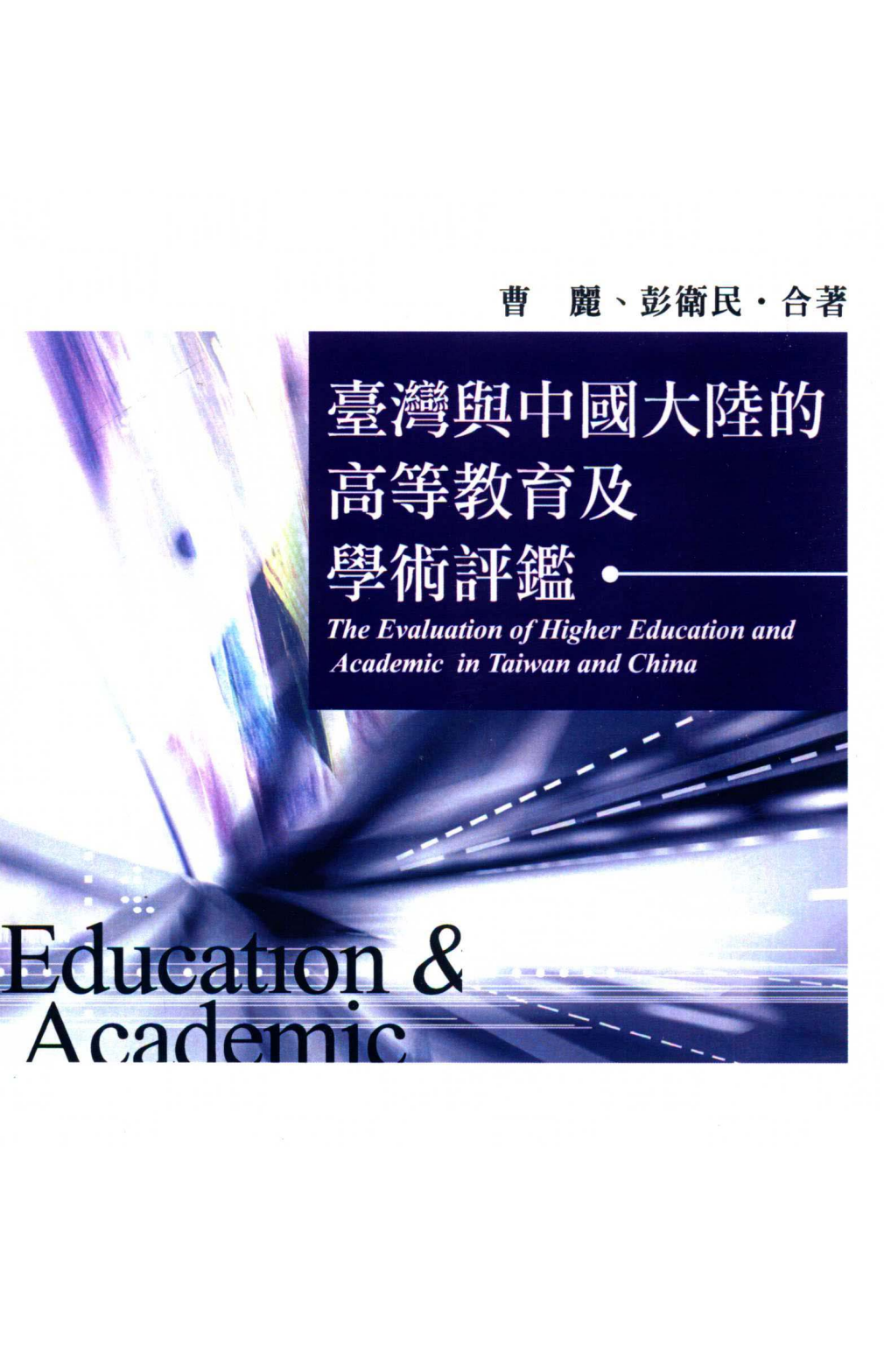




曹麗、彭衛民・合著

臺灣與中國大陸的 高等教育及 學術評鑑

*The Evalu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and
Academic in Taiwan and China*

Education &
Academic

曹麗、彭衛民・合著

臺灣與中國大陸的 高等教育及 學術評鑑

新座標08 PF0092

新銳文創
INDEPENDENT & UNIQUE

臺灣與中國大陸的 高等教育及學術評鑑

作 者	曹 麗、彭衛民
責任編輯	陳佳怡
圖文排版	楊家齊
封面設計	陳佩蓉

出版策劃	新銳文創
製作發行	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14 台北市內湖區瑞光路76巷65號1樓 電話：+886-2-2796-3638 傳真：+886-2-2796-1377 服務信箱：service@showwe.com.tw http://www.showwe.com.tw
郵政劃撥	19563868 戶名：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展售門市	國家書店【松江門市】 104 台北市中山區松江路209號1樓 電話：+886-2-2518-0207 傳真：+886-2-2518-0778
網路訂購	秀威網路書店：http://www.bodbooks.com.tw 國家網路書店：http://www.govbooks.com.tw
法律顧問	毛國樑 律師
圖書經銷	貿騰發賣股份有限公司 235 新北市中和區中正路880號14樓 電話：+886-2-8227-5988 傳真：+886-2-8227-5989

出版日期	2012年7月 一版
定 價	300元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本書如有缺頁、破損或裝訂錯誤，請寄回更換）
Copyright © 2012 by Showwe Information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Printed in Taiwan

本書部分成果獲得中國第二屆重慶市學術年成果二等獎

出版前言

本書《臺灣與中國大陸的高等教育及學術評鑑》介紹了臺灣及中國大陸學術評鑑與高等教育評鑑體系與理念，意在對兩岸學術與高教事業做出深入的、具備學理上的解析，從而以便互相比與借鑑。臺灣與中國大陸的學術、教育生產與評估各有其弱點和長處，總體來說，大陸應當學習臺灣的地方很多，例如期刊分級、編審倫理、審查制度、同行評議規則、系所評鑑、成果獎勵辦法、教育評鑑流程等等，這些都是大陸目前無法企及的，本書的觀點總體偏向於大陸的學術圈應當儘快重視臺灣的學術生產制度，革除學術界醜陋的作風，向臺灣借鑑經驗，還大陸學術界以清新的空氣。本書的用意在於全面深入剖析臺灣學術評鑑背後的真正支持，從而為兩岸學術研究的更好溝通建立一個長久化、制度化的平臺。

本書由西南政法大學政治與公共事務學院曹麗副教授與政治學所彭衛民合著之，基本的分工情況如下：曹麗負責本書第二章第一節（數據提供）、第三章（學術成果獎勵辦法）、第四章（臺灣與大陸高等教育評估辦法）即關於臺灣與中國大陸高等院校學術成果獎勵與高等教育評估部份撰寫，彭衛民負責第一章（學術評鑑定義）、第二章（學術期刊分級）、第五章（期刊編審制度、統稿）即涉及期刊評鑑的部份。

需要特別強調的是，本書第二章的第一節與第五章為在專書出版之前已經公開發表并獲獎之成果，當然此次出版時，大部份內容

有相當幅度之調整與擴充，部份為筆者二人與本校潘宇鵬教授合力承擔西南政法大學兩項重點科研項目（《辯證法視野下的現代性批判》（主持人潘宇鵬）、《失落的期刊分級與本真的同行評議》（主持人彭衛民））之成果，故而潘宇鵬教授對此書也有當然之貢獻，因此要特申謝悃。同時也要對項目結題與前期研究成果公開發表的情況作基本介紹：成果《版面費的罪惡在於牟利動機》，刊發於中國社會科學院主辦之《中國社會科學報》2011年10月18日評論版；成果《T/SSCI的隨想：學術生產的永續發展》，刊發於上海市社會科學院主辦之《社會科學報》2012年2月16日學術版；成果《社會科學成果的取捨標準——大陸與臺灣學術評鑑制度的比較分析》，刊發於中國社會科學院主辦之《社會科學管理與評論》2011年第2期，在後面的修訂過程中，曹麗又對此文有一定之貢獻，後經重慶市社會科學界聯合會之甄選，該項成果又獲得重慶市第二屆學術年成果二等獎（2012年3月）；成果《實質評鑑還是「予取予求」：臺灣社會科學成果評鑑的盱衡與啟示》刊發於安徽省社會科學界聯合會主辦之《學術界》2011年第6期，其英文版亦同刊於當期《學術界》之外文版 *academics*；成果《失落的期刊分級與本真的同行評議》也在積極的投稿之中。

筆者對學術與高等教育評鑑反思與積累的成果與前期資料的利用，不僅要感謝潘宇鵬教授，也同樣要感謝對這些成果產生共鳴的學者及學術刊物，例如《社會科學報》在2012年的2月16日與2月23日分別發表了兩組稿件討論臺灣與大陸的期刊分級與學術評鑑，有臺灣《中華人文社會學報》暨《中華行政學報》曾建元教授的《其鳴也「I」——一名臺灣學術期刊主編關於SSCI、T/SSCI和C/SSCI的雜感》、《南京大學學報》主編朱劍教授的《來源期刊、核心期刊不能誤用》的一組文稿。與此同時，人民網、中國社會科學網、中國選舉與治理網、學術批評網等網站也全文轉載了筆

者的部份成果。可以這樣說，關於學術評鑑這一方面，前期準備是十分充足的。

促成我們議定完成該部書稿的動機不惟在於近年來，我們一直在關注臺灣與中國大陸的學術生態環境，期待用持平、審慎、嚴謹的心態去觀摩學習并總結反思，更在於筆者二人均對臺灣高等教育與學術評鑑有切身感受，2010 年與 2012 年筆者曹麗與彭衛民均先後在臺灣作了不同時間段與層次的訪學，並在這一段時間內，廣泛而大量地閱讀臺灣學者對臺灣學術評鑑研究的成果，再加之筆者二人均在西南政法大學完成過實際的高等教育評估或學術評鑑的工作，結合中國大陸學術圈的實際情況，我們遂完成了這部書稿。成稿之初，我們希望能夠在中國大陸出版，我們希冀將臺灣嚴謹的學風與成熟的出版作業挹注中國大陸學術界，也期待臺灣學者能夠更進一步瞭解中國大陸的學術生態，從中汲取經驗，以資作為如《知識通訊評論》所言的「挑戰中國大陸學界」。

本書得以付梓，由衷感謝中國政法大學法學院博士生導師楊玉聖教授，承蒙先生青目，在病痛之際為本書作序，實令筆者受寵若驚，先生目前擔任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學風建設委員會委員，為以學術批評見長之《社會科學論壇》雜誌主持的「學界人物」欄目主持人，並為「學術批評網」之創辦者，先生數年來一直從事中國大陸的學術批評和學術規範建設，曾被譽為「學術清潔工」、「中國學術批評第一人」；全書的校訂與圖表處理仰賴西南政法大學行政法學院 2010 級本科生原欣同學，筆者謹在此表示由衷感謝；本書獲得西南政法大學研究生重點項目「失落的期刊分級與本真的同行評議」經費資助，在實際的撰寫過程中，主研人趙子堯（西南政法大學哲學系 2010 級碩士生）同學亦協同筆者（彭衛民）完成對第二章第三、四節以及第五章第三節的撰寫與修訂，對本書亦有一定之貢獻。

毋庸置疑，臺灣與中國大陸的學術圈與高等教育均不同程度的受到官方的把持與管制，但本書的研究內容，並不涉及到兩岸政治問題。由於本書在臺灣印行，因此部份名稱未作也未能作引號等形式處理，特此說明。由於本書作者水平有限，書稿中謬誤之處在所難免，誠望讀者方家批評指教！

筆者

2012 年 4 月

【代序】

高校學術評價「去 SCI 化」平議

楊玉聖

我不怕得罪任何人，不管是個人、階級，還是輿論、回憶，也不管他們多麼令人敬畏。我這樣做時往往帶有歉意，但從不感到內疚。但願那些由於我而感覺不快的人，考慮到我的正直無私的目的而饒恕我。

——托克維爾《舊制度與大革命》前言

國內學術圈的現實：殘酷、無信、無情。

——浙江大學一名海歸博士回國數月即跳樓自殺前的遺書

一、問題的提出

按照教育部有關負責同志的權威說法，中國高校科研能力已經位居世界第五¹。對此官方說法，學者們感到「無奈而悲哀」，因

¹ 2009年9月28日上午，教育部、衛生部聯合舉辦「新中國成立60年來特別是改革開放30年來教育和衛生事業發展成就」的成果發佈會。據教育部副部長郝平教授介紹，目前中國高校的科研能力不斷提升，「以SCI資料

為「把發表論文數量作為科研能力的評價方式，造成『學術泡沫』炫人眼目與『學術垃圾』堆砌如山」的現況²，由此引發人們對於高校學術評價的關注、反思與討論。

按照南京大學教授沈壯海先生的判斷：人文社會科學的評價問題是現在人們關注的一個焦點和熱點。2009年1月6日15時46分，沈教授通過百度對有關關鍵字加以搜索，結果關於「學術評價」，找到相關網頁約2110000篇（用時0.045秒）；以「科研評價」為關鍵字搜索，找到相關網頁約2180000篇（用時0.045秒）；以「研究評價」為關鍵字，找到相關網頁約2820000篇（用時0.065秒）；以「社會科學評價」關鍵字搜索，找到相關網頁約1620000篇（用時0.052秒）。「這樣的瞬間，這樣的資訊量，足以折射出整個社會、整個學界對這個問題的關注程度。」³為了印證沈教授的上述結論，2010年4月29日23時45分，我也按照沈教授提出的上述關鍵字，通過百度加以檢索，得出如下結果：「學術評價」，找到相關網頁約4580000篇（用時0.092秒）；「科研評價」，找到相關網頁約4370000篇（用時0.111秒）；「研究評價」，找到相關網頁約6420000篇（用時0.065秒）；「社會科學評價」，找到相關網頁約33200000篇（用時0.122秒）。這說明，關於學術評價的問題的關注熱度，有增無減，不能不格外重視、嚴肅對待。

庫統計，按科技論文數排序，中國自2004年以來，一直排在世界第五位。」

² 譚汝為：《論文數量與學術造假》，學術批評網2010年1月8日。

³ 沈壯海：〈人文社會科學評價的困境與曙光〉，《社會科學論壇》（學術評論卷）2009年第9期。

二、SCI 作為學術評價的異化

SCI，即 Science Citation Index（《科學引文索引》）的英文簡稱，本是對於自然科學期刊品質的某種評定的參考資料庫。近十幾年來，中國科研機構和高校都以SCI作為評價標準，結果造成「SCI論文數量成倍增加，但多而不精」。按照中國工程院院士、中國科學院電腦研究所所長李國傑研究員關於論文數量高速增長的隱患的分析，「我國SCI論文被引用的數量在2000年達到高峰，最近幾年越來越少，不是比例下降，而是真正被引用次數逐漸下降。」如SCI論文數量在全世界排名第9，但每篇論文被引用次數排第120位。「這說明我國單篇論文的品質明顯不如國外，應該值得高度警惕……有些人戲稱SCI為『Stupid Chinese Idea』（『愚蠢的中國式觀念』），這是一種笑話或者是在發牢騷。實際上，SCI本身不是問題，問題出在我們濫用」⁴。

這種以SCI文章為導向的本末倒置的評價機制，目前已經造成了中國「論文大國」這一虛驕景象下的「論文泡沫化」景觀：SCI文章猛增，使論文產出「大躍進」波及整個科研領域⁵：

⁴ 李國傑：〈SCI不是評價科研成果的唯一標準〉，<http://www.edu.cn>，2006年10月26日。

⁵ 羅剛：〈SCI引發科研「大躍進」〉，《健康報》2006年6月9日。其實，即使是在自然科學界，一些原創性和開拓性的研究成果不僅要經過長期的探索，而且未必能立即得到學術界的公認併發表在著名的雜誌上。如美國物理學家米歇爾·費根鮑姆早期很少發表論文，其有關混沌理論的研究成果只是發表在一個毫無名氣的雜誌上。普林斯頓大學的安德魯·懷爾斯九年沒有發表一篇論文，但最終卻解決了困擾世界數學界長達360餘年的一大難題，即費馬大定理。「要是費根鮑姆、懷爾斯這些科學家在中國大學當計件工式的教授，恐怕早就該下崗了」。見龔刀韌：〈大學教授，計件

在包括不少醫學院校在內的國內眾多科研院所看來，SCI 的作用更像是一個天使——由於對教授以及研究生發表 SCI 文章提出了硬性要求，很多高校已經嘗到了 SCI 文章數短期內大幅度攀升、學校學術地位也由此扶搖直上的甜頭。

甜頭還遠遠不止於此，除了能夠把其實很難比對的各校學術水準簡單量化後供人們熱衷的高校排名之用以外，SCI 還滲透到了基金評審、項目申報、科研人員評價、職稱晉升以及發表論文獎勵等高校科研領域的幾乎每一個角落，差不多變成了橫掃一切的標準。只要有 SCI 文章，就好像掌握了「芝麻開門」的咒語，在拿基金、要項目、當教授、升博導等方面就幾乎可以「贏者通吃」。高校則同樣可以憑藉 SCI 文章數量爭取更多的經費和支持。因此，每年一度由某專門機構公佈 SCI 排名的現場，變得更像是由各科研院所參與的科研政績的「角鬥場」；而一個被廣為引用的數字則顯示，20 餘年間中國 SCI 論文數增長了 2000%，有媒體評價，這是「一場波及整個科研領域的論文『大躍進』」。

SCI 在引發科研論文「大躍進」的同時，還造成全國性的 SCI 「偏執」症。直到 2009 年披露的「《晶體學報》論文事件」，終於「如一面鏡子，讓『論文大國』真相大白」：井岡山大學講師鐘華、劉濤在收入 SCI 的國際學術期刊《晶體學報》E 卷發表的至少 70 篇論文被證明偽造，黑龍江大學教授高山最近五年在該刊發表 279 篇論文。被認為是為中國高校師生「量身定做」的這家刊物，自 2005 年到 2008 年 9 月，共發文近 1.5 萬篇，其中中國籍作者竟占半數。「在很多高校，教師評職稱、申請課題，博士生畢業拿學位，甚至申請獎學金，都有相應 SCI 論文要求。鐘華獲得副教授資

格，高山獲得教授職稱，SCI 顯然功不可沒。就激勵而言，在很多高校，發表 SCI 論文獎金不菲。武漢某學院一教授，一年發表 SCI 論文 65 篇，獲獎 65 萬元。如此『獎懲分明』的考核和激勵機制，意味著高校對 SCI 論文的瘋狂需求，必然催生師生 SCI 論文的泡沫供給。」不無諷刺意味的是，《晶體學報》論文事件「讓郝副部長的話大打折扣——科技論文數量世界第五倒是真的，包括造假的和濫竽充數的，至於科研能力則可能是空了吹」⁶。

武漢大學前校長劉道玉教授批評說：國家自然科學獎自 1979 年設立以來，一等獎在大多數年份裏都是空缺的這一事實以及新中國成立至今未實現諾貝爾獎零的突破，都是極為不正常的。更應值得反思的是，「我國不僅在諾貝爾獎牌上是零，幾乎在所有的世界各科大獎上也是空白的。」如沃爾夫獎（Wolfd prizeaz，按照諾貝爾獎模式設立的，分農業、數學、物理、化學和醫學）、數學最高獎菲爾茲獎（Fields medal）和阿貝爾獎（Abel prize）、化學最高獎戴獎（Davy medal）、電腦最高獎圖靈獎（Turing award）、地質學最高獎沃拉斯頓獎（Wollaston medal）、建築學最高獎普裏茨克獎（the Prizk-ter prize）、音樂最高獎保拉獎（Pola medal），等等。「這就說明，我國在基礎研究領域的落後不是某一個學科，而是全面的；不是偶然的，而是有著人才素質、科研制度和學術政策等方面深刻的原因」。⁷

⁶ 付克友：〈「論文大國」背後的供需邏輯鏈〉，《成都商報》2010 年 1 月 6 日。

⁷ 劉道玉：《創造：一流大學之魂》，武漢大學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324 頁。按照南京大學前校長曲欽嶽院士對江西師範大學前校長睦依凡教授的說法：在中國人文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界，只有兩項可謂重大突破的貢獻：一是「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提出，由此帶來了中國思想的大解放，二是漢字排版系統的發明，由此帶來了世界中文印刷技術革命。見睦依凡：《大學的使命與責任》，教育科學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178-179 頁。

據報導，清華大學的物理學排名已經闖進世界前十位，這與該校該學科在國際學術界發表論文的數量密切相關。問題在於，這些論文的引用次數並不高。據清華大學校長顧秉林院士介紹，該校2003年被SCI檢索的論文達2100多篇，但每篇論文的引用因數僅在1到2之間（《物理學通訊》等一流國際學術期刊的引用因數大概是6到7，高的甚至可以達到20）。顧校長解釋說：「世界一流大學被檢索的論文在3000篇以上，等清華每年發表論文達到3000篇的時候，我們就不會強調論文數量了。」⁸

重數量不重品質的結果，是學術影響力的極度式微。從1993年到2003年，這十年間在國際科學引文檢索排名中，各學科被引證最多的前20篇論文中，沒有1篇是中國科學家的論文；前100篇中，只有2篇；前1000篇中，只有14篇。正因為如此，中國科學院院士鄒承魯、王志珍呼籲：品質比數量更重要；現在應該是強調科研成果品質的時候了：「最近幾年尚存在一些片面的認識和做法，譬如單純追求SCI論文數目，有些人可能只做一些小的容易發表的文章，而不敢或避免去攻克有重要意義但非常艱難的科學問題，表現為浮躁、急功近利。這種現象引起了許多科學家的憂慮，因為這樣發展下去只會導致科學研究低水準重複，導致我國最終不能進入世界科學強國。因此，現在是從對量的重視轉而對質的提高提出明確要求的時候了！」在鄒院士等看來，我國的科學論文雖然在數量上迅速增長，但總體說來要在品質上趕上世界先進水準還任重道遠，而反映一個國家的科學水準主要是看科學研究的品質。此外，還應清醒地看到，任何衡量標準都不是絕對的，國際頂尖刊物有時也會發表有嚴重錯誤的論文，而普通刊物有時也會發表高質量的論文，一篇被引用數極高的論文有

⁸ 石岩、魏德運：〈「牛校」校長開大會〉，《南方週末》2004年8月12日。

時也不一定學術意義很高。因此，「我們應該大力剎住浮躁之風，徹底改變急功近利的觀念」⁹。

事實上，即便是被譽為「SCI之父」的尤金·加菲爾德博士，2009年9月在接受《人民日報》記者趙亞輝、王昊奎專訪時，也曾明確表示：不能以SCI論文數量評價科學水準，單純用這樣的標準來衡量科研人員是不合適的，以SCI論文數量評價科學水準更是不合適的。王曉莉等專家對SCI作為科研成果評價標準的局限性研究，進一步從學理上證明瞭這一點。「片面強調SCI標準，既反映了我們對科研成果的客觀評審缺乏有效的手段，也顯示我國的科研評價體系還不夠健全，人們渴望公正、客觀的評價標準，同時也不排除一些人對SCI索引體系的誤解或曲解。」其中，引用行為動機的複雜性，尤其是偽引現象的普遍性，使SCI的引用率統計數字不能絕對可靠；漏引現象的存在，也影響引文統計的準確性；引用率在不同學科之間也存在不可比性；因文獻收錄不全而導致較大的漏檢率，限制了SCI評價的全面性和公允性；SCI來源期刊地域分佈不平衡及語言障礙等因素，使SCI不適於作為我國通用的評價標準，「以SCI為參照，鼓勵部分科技人員向世界最高水準衝刺，和用SCI為標準，評價所有科技工作者的日常科研成果，是兩件相互聯繫又不盡相同的工作，混淆二者的區別，就可能導致將SCI標準的濫用，非但不能充分調動多數科學工作者的積極性，反而可能導致群體科研信心的散失」；SCI對多作者合作論文

⁹ 鄒承魯、王志珍：〈品質比數量更重要——科學研究成果質與量的辯證關係〉，《光明日報》2004年7月9日。據《科學時報》2004年7月21日〈如何構建中國科學家的國際信譽〉一文報導：學術浮躁導致論文「硬傷累累」。為了追求數量，很多作者將文章拆分成若干小論文，或將不相干的內容雜揉成一篇論文。這些「摻水」、「拼湊」的取巧行為遭到權威雜誌的無情拒絕。1998年，著名的《自然》雜誌曾向中國科學家發放了一份如何投遞文章的小冊子，封面上印有一句中國古訓——「質重於量」。

的榮譽歸屬方式，不利於實施科研合作；使用「SCI 標準」，不適合於評價應用研究成果；「過分強調 SCI 標準不能不令人擔心，我們是否正在走入科研評價的誤區。片面強調 SCI 導致的不利影響還有很多，例如，一些人為了查全論文的收錄和引用情況，花很大代價去進行國際聯機檢索，不僅耗費了大量經費、更浪費了寶貴的科研時間；更有甚者，由此造成的在科學研究中的急功近利思想，以及重視理論輕視實踐、重視理科輕視工科的風氣，更將是後患無窮」。¹⁰

三、從 SSCI 到 C/SSCI 的另類異化

SSCI 是由編制 SCI 的美國科學資訊研究所編制的「Social Sciences Citation Index（人文社會科學引文索引）」的縮寫。與高校片面強化 SCI 作為主要評價標準一樣，SSCI 也有成為高校評價人文社會科學的主要標準乃至最高標準的可能。

對此，中國社會科學雜誌社編輯黨生翠在〈美國標準能成為中國人文社科成果的最高評價標準嗎？——以 SSCI 為例〉¹¹一文中，對 SSCI 這個被捧得過高的評價標準進行了認真研究和深入分析。作為西方學術評價的重要參照之一，SSCI「歸根到底，它只是美國商業機構建立的以英語為主的期刊論文資料庫，目的在於為學術研究人員提供服務。然而，在我國學界，尤其是學術行政管理者，不顧該體系的初衷及局限，把它視作評價我國人文社科研究成果的重要甚至最高標準，過分抬高了它的地位，誇大了它的影響，正在產

¹⁰ 王曉莉、葉良均、徐飛、姚政權：〈SCI 作為科研成果評價標準的局限性研究〉，《自然辯證法研究》2001 年第 11 期。

¹¹ 《社會科學論壇》（學術評論卷）2005 年第 4 期。

生越來越嚴重的消極後果……這種趨勢一旦蔓延開來，會給該領域的研究和管理帶來不可估量的損失。」黨生翠指出：無論是從 SSCI 的起源、現狀還是人文社會科學的特點來看，SSCI 作為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成果評價標準有其難以逾越的局限性。從其起源來講，SSCI 本非作為人文社科評價的普世標準而設計，「設立者從未想過將之推崇到評價人文社會科學成果標準的頂極地位。」從現狀來看，它是地域的而非國際的、片面而非全面的、主觀而非客觀的，故 SSCI 不能作為中國人文社會科學的科學評價標準。以 SSCI 的傾向性而非客觀性為例，黨生翠分析說¹²：

¹² 黨生翠：〈美國標準能成為中國人文社科成果的最高評價標準嗎？——以 SSCI 為例〉，《社會科學論壇》（學術評論卷）2005 年第 4 期，第 64-65 頁。嚴春友教授在〈質疑 SSCI〉一文中也評論說：「一眼就可以看出，這個索引根本就不具有國際性！它只是以美國為主、英國為次的英語世界的一份索引，其他語種的雜誌則只是一個點綴而已。中國只有臺灣省一份雜誌入選，難道大陸就沒有一份夠格的刊物？按此標準，我堂堂中華、泱泱大國，其學術水準竟然連菲律賓和土耳其都不如！這如果不是出於偏見，就一定是出於無知。荷蘭有 105 種入選，而德國 50 種、法國 15 種，難道德國、法國與荷蘭之間的學術水準會有如此巨大的差距？偌大的俄羅斯，也只有區區 3 種入選，難道其他都不值一提？義大利只有一種《運動心理學》入選，其他方面的學術都不值得關注？很顯然，這份索引顯示出了選取者強烈的個人偏好、滲透著意識形態的偏見，何談國際性！這份索引所反映的只是美國人眼中的世界學術，視野是非常狹隘的。以這樣一份不具備國際性的索引作為評判最高學術水準的標準，豈不荒唐！與之接軌，哪里是什麼『與國際接軌』，只是與美國人接軌罷了；與之接軌，就是按照美國人的要求、標準來要求中國學術。一個人的意志不能為另一個人的意志所代表，這是一個眾所周知的常識，可是，上述做法豈不是要中國學者放棄自己的意志，要美國人成為自己意志的代表嗎？豈不是要我們以美國人的狹隘眼光來看待學術、看待世界嗎？那些要求我們要有愛國主義的人為什麼在具體做事的時候總是顯出一幅洋奴相呢？」《社會科學論壇》（學術評論卷）2005 年第 4 期，第 73-74 頁。